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

仕至千鍾非貴，年過七十常稀，浮名身後有誰知？萬事空花遊戲。休逞少年狂蕩，莫貪花酒便宜。脫離煩惱是和，隨分安閑得意。這首詞名為《西江月》，是勸人安分守己，隨緣作樂，莫為「酒」、「色」、「財」、「氣」四字，損卻精神，虧了行止。求快活時非快活，得便宜處失便宜。說起那四字中，總到不得那「色」字利害。眼是情媒，心為慾種。起手時，牽腸掛肚；過後去，喪魄銷魂。假如牆花路柳，偶然適興，無損於事。若是生心設計，敗俗傷風，只圖自己一時歡樂，卻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——假如你有嬌妻愛妾，別人調戲上了，你心下如何？古人有四句道得好：

人心或可味，天道不差移。
我不淫人婦，人不淫我妻。

看官，則今日我說「珍珠衫」這套詞話，可見果報不爽，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。話中單表一人，姓蔣，名德，小字興哥，乃湖廣襄陽府襄陽縣人氏。父親叫做蔣世澤，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。因為喪了妻房羅氏，止遺下這興哥，年方九歲，別無男女。這蔣世澤割捨不下，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，千思百計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，就教他學些乖巧。這孩子雖則年小，生得：

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行步端莊，言辭敏捷。聰明賽過讀書家，伶俐不輸長大漢。人人喚做粉孩兒，個個羨他無價寶。

蔣世澤怕人妒忌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，只說是內侄羅小官人。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，蔣家只走得一代，羅家倒走過三代了。那邊客店牙行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，如自己親眷一般。這蔣世澤做客，起頭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。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，家道消乏，好幾年不曾走動。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，那一遍不動問羅家消息，好生牽掛。今番見蔣世澤帶個孩子到來，問知是羅家小官人，且是生得十分清秀，應對聰明，想著他祖父三輩交情，如今又是第四輩了，那一個不歡喜！

閒話休題。卻說蔣興哥跟隨父親做客，走了幾遍，學得伶俐乖巧，生意行中，百般都會。父親也喜不自勝。何期到一十七歲上，父親一病身亡，且喜剛在家中，還不做客途之鬼。興哥哭了一場，免不得揩乾淚眼，整理大事。殯殮之外，做些功德超度，自不必說。七七四十九日內，內外宗親，都來弔孝。本縣有個王公，正是興哥的新岳丈，也來上門祭奠。少不得蔣門親戚陪侍敘話，中間說起興哥少年老成，這般大事，虧他獨力支持。因話隨話問，就有人攬掇道：「王老親翁，如今令愛也長成了，何不乘凶完配，教他夫婦作伴，也好過日。」王公未肯應承，當日相別去了。眾親戚等安葬事畢，又去攬掇興哥。興哥初時也不肯，卻被攬掇了幾番，自想孤身無伴，只得應允。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，王公只是推辭，說道：「我家也要備些薄薄妝奩，一時如何來得？況且孝未期年，於禮有礙，便要成親，且待小祥之後再議。」媒人回話，興哥見他說得正理，也不相強。

光陰如箭，不覺周年已到。興哥祭過了父親靈位，換去粗麻衣服，再央媒人王家去說，方纔依允。不隔幾日，六禮完備，娶了新婦進門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孝幕翻成紅幕，色衣換去麻衣。畫樓結綵燭光輝，和豔花筵齊備。那羨妝奩富盛，難求麗色嬌妻。今宵雲雨足歡娛，來日人稱恭喜。

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，小名喚做三大兒，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又喚做三巧兒。王公先前嫁過的兩個女兒，都是出色標致的。襄陽縣中，人人稱羨，造出四句口號，道是：

『天下婦人多，王家美色寡。有人娶著他，勝似為駙馬。』

常言道：『做買賣不著，只一時；討老婆不著，是一世。』若干官宦大戶人家，單揀門戶相當，或是貪他嫁資豐厚，不分皂白，定了親事。後來娶下一房奇醜的媳婦，十親九眷面前，出來相見，做公婆的好沒意思。又且丈夫心下不喜，未免私房走野。偏是醜婦極會管老公，若是一般見識的，便要反目；若使顧惜體面，讓他一、兩遍，他就做大起來。有此數般不妙，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慣生得好女兒，從小便送過財禮，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為婚。今日娶過門來，果然嬌姿艷質，說起來，比他兩個姊妹加倍標致。正是：

吳宮西子不如，楚國南威難賽。
若比水月觀音，一樣燒香禮拜。

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，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，分明是一對玉人，良工琢就，男歡女愛，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。三朝之後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，只推制中，不與外事，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，朝暮取樂。真個行坐不離，夢魂作伴。自古苦日難熬，歡時易過。暑往寒來，早已孝服完滿。起靈除孝，不在話下。

興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，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，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，不曾取得。夜間與渾家商議，欲要去走一遭。渾家初時也答應道「該去」，後來說到許多路程，恩愛夫妻，何忍分離？不覺兩淚交流。興哥也自割捨不得，兩下淒慘一場，又丟開了。如此已非一次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又捱過了二年。那時興哥決意要行，瞞過了渾家，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。揀了個上吉的日期，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，道：「常言『坐吃山空』，我夫妻兩口，也要成家立業，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？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暖，不上路更待何時？」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，只得問道：「丈夫此去幾時可回？」興哥道：「我此番出外，甚不得已，好歹一年便回，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。」渾家指著樓前一棵椿樹道：「明年此樹發芽，便盼著官人回也。」說罷，淚下如雨。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，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。兩下裡怨離惜別，分外恩情，一言難盡。

到第五日，夫婦兩個啼啼哭哭，說了一夜的說話，索性不睡了。五更時分，興哥起身收拾，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，都交付與渾家收管。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、帳目底本及隨身衣服、鋪陳之類，又有預備下送禮的人事，都裝疊得停當。原有兩房家人，只帶一個後生些的去；留一個老成的在家，聽渾家使喚，買辦日用；兩個婆娘，專管廚下；又有兩個丫頭，一個叫晴雲，一個叫暖雪，專在樓中伏侍，不許遠離。吩咐停當了，對渾家說道：「娘子耐心度日。地方輕薄子弟不少，你又生得美貌，莫在門前窺瞰，招風攬火。」渾家道：「官人放心，早去早回。」兩下掩淚而別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興哥上路，心中只想著渾家，整日的不瞅不睬。不一日，到了廣東地方，下了客店。這夥舊時相識，都來會面，興哥送了些人事，排家的治酒接風，一連半月二十日，不得空閑。興哥在家時，原是淘虛了身子，一路受些勞碌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，得了個瘧疾，一夏不好，秋間轉成水痢。每日請醫切脈，服藥調治，直延到秋盡，方得安痊。把買賣都擔閣了，眼見得一年回去不成。正是：

只為蠅頭微利，拋卻鴛被良緣。

興哥雖然想家，到得日久，索性把念頭放慢了。

不題興哥做客之事。且說這渾家王三巧兒，自從那日丈夫吩咐了，果然數月之內，目不窺戶，足不下樓。光陰似箭，不覺殘年將盡，家家戶戶，鬧轟轟的暖火盆，放爆竹，吃合家歡耍子。三巧兒觸景傷情，思想丈夫，這一夜好生淒楚！正合古人的四句詩，道是：

臘盡愁難盡，春歸人未歸。
朝來嗔寂寞，不肯試新衣。

明日正月初一日，是個歲朝。晴雲、暖雪兩個丫頭，一力勸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。原來蔣家住宅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，第一帶臨著大街，第二帶方做臥室，三巧兒閒常只在第二帶中坐臥。這一日被丫頭們攪擾不過，只得從邊廂裡走過前樓，吩咐推開窗子，把帘兒放下，三口兒在帘內觀看。這日街坊上好不鬧雜！三巧兒道：「多少東行西走的人，偏沒個賣卦先生在內！若有時，喚他來卜問官人消息也好。」晴雲道：「今日是歲朝，人人要閑耍的，那個出來賣卦？」暖雪叫道：「娘！限在我兩個身上，五日內包喚一個來占卦便了。」

到初四日早飯過後，暖雪下樓小解，忽聽得街上噹噹的敲響。響的這件東西，喚做「報君知」，是瞎子賣卦的行頭。暖雪等不及解完，慌忙檢了褲腰，跑出門外，叫住了瞎先生。撥轉腳頭，一口氣跑上樓來，報知主母。三巧兒吩咐：「喚在樓下坐啟內坐著，討他課錢。」通陳過了，走下樓梯，聽他剖斷。那瞎先生占成一卦，問是何用。那時廚下兩個婆娘，聽得熱鬧，也都跑將來了，替主母傳語道：「這卦是問行人的。」瞎先生道：「可是妻問夫麼？」婆娘道：「正是。」先生道：「青龍治世，財爻發動。若是妻問夫，行人在半途，金帛千箱有，風波一點無。青龍屬木，木旺於春，立春前後，已動身了。月盡月初，必然回家，更兼十分財采。」三巧兒叫買辦的，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，歡天喜地，上樓去了。真所謂「望梅止渴」、「畫餅充饑」。

大凡人不做指望，倒也不在心上；一做指望，便癡心妄想，時刻難過。三巧兒只為信了賣卦先生之語，一心只想丈夫回來，從此時常走向前樓，在帘內東張西望。直到二月初旬，椿樹抽芽，不見些兒動靜。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，愈加心慌，一日幾遍，向外探望。也是合當有事，遇著這個俊俏後生。正是：

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這個俊俏後生是誰？原來不是本地，是徽州新安縣人氏，姓陳名商，小名叫做大喜哥，後來改口呼為大郎。年方二十四歲，且是生得一表人物，雖勝不得宋玉、潘安，也不在兩人之下。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，湊了二、三千金本錢，來走襄陽販糶些米豆之類，每年常走一遍。他下處自在城外，偶然這日進城來，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鋪中間個家信。那典鋪正在蔣家對門，因此經過。你道怎生打扮？頭上帶一頂蘇樣的百柱鬘帽，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，又恰好與蔣興哥昔穿著相像。三巧兒遠遠瞧見，只道是他丈夫回了，揭開帘子，定睛而看。陳大郎抬頭，望見樓上一個年少的美婦人，目不轉睛的，只道心上歡喜了他，也對著樓上丟個眼色。誰知兩個都錯認了。三巧兒見不是丈夫，羞得兩頰通紅，忙忙把窗兒拽轉，跑在後樓，靠著牀沿上坐地，兀自心頭突突的跳個不住。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，早被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。回到下處，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，肚裡想道：「家中妻子，雖是有些顏色，怎比得婦人一半！欲待通個情款，爭奈無門可入。若得謀他一宿，就消花這些本錢，也不枉為人在世。」嘆了幾口氣，忽然想起大市街東巷，有個賣珠子的薛婆，曾與他做過交易。這婆子能言快語，況且日逐串街走巷，那一家不認得？須是與他商議，定有道理。

這一夜翻來覆去，勉強過了。次日起個清早，只推有事，討些涼水梳洗，取了一百兩銀子，兩大錠金子，急急的跑進城來。這叫做：

欲求生受用，須下死工夫。

陳大郎進城，一逕來到大市街東巷，去敲那薛婆的門。薛婆蓬著頭，正在天井裡揀珠子，聽得敲門，一頭收過珠包，一頭問道：「是誰？」纔聽說出「徽州陳」三字，慌忙開門請進，道：「老身未曾梳洗，不敢為禮了。大官人起得好早！有何貴幹？」陳大郎道：「特特而來，若遲時，怕不相遇。」薛婆道：「可是作成老身出脫些珍珠首飾麼？」陳大郎道：「珠子也要買，還有大買賣作成你。」薛婆道：「老身除了這一行貨，其餘都不熟慣。」陳大郎道：「這裡可說得話麼？」薛婆便把大門關上，請他到小閣兒坐著，問道：「大官人有何吩咐？」大郎見四下無人，便向衣袖裡摸出銀子，解開布包，攤在桌上，道：「這一百兩白銀，乾娘收過了，方纔敢說。」婆子不知高低，那裡肯受。大郎道：「莫非嫌少？」慌忙又取出黃燦燦的兩錠金子，也放在桌上，道：「這十兩金子，一並奉納。若乾娘再不收時，便是故意推調了。今日是我來尋你，非是你來求。只為這樁大買賣，不是老娘成不得，所以特地相求。便說做不成時，這金銀你只管受用；終不然我又來取討，日後再沒相會的時節了？我陳商不是恁般小樣的人！」

看官，你說從來做牙婆的那個不貪錢鈔？見了這股黃白之物，如何不動火？薛婆當時滿臉堆下笑來，便道：「大官人休得錯怪，老身一生不曾要別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錢財。今日既承大官人吩咐，老身權且留下；若是不能效勞，依舊奉納。」說罷，將金錠放銀包內，一齊包起，叫聲：「老身大膽了。」拿向臥房中藏過，忙蹣出來，道：「大官人，老身且不敢稱謝，你且說甚麼買賣，用著老身之處？」大郎道：「急切要尋一件救命之寶，是處都無，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，特央乾娘去借借。」婆子笑將起來道：「又是作怪！老身在這條巷中住過二十多年，不曾聞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寶。大官人你說，有寶的還是誰家？」大郎道：「敝鄉里汪三朝奉典鋪對門高樓子內是何人之宅？」婆子想了一回，道：「這是本地蔣興哥家裡，他男子出外做客，一年多了，只有女眷在家。」大郎道：「我這救命之寶，正要問他女眷借借。」便把椅兒撥近了婆子身邊，向他訴出心腹，如此如此。

婆子聽罷，連忙搖首道：「此事太難！蔣興哥新娶這房娘子，不上四年，夫妻兩個如魚似水，寸步不離。如今沒奈何出去了，這小娘子足不下樓，甚是貞節。因興哥做人有些古怪，容易嗔嫌，老身輩從不曾上他的階頭。連這小娘子面長面短，老身還不認得，如何應承得此事？方纔所賜，是老身薄福，受用不成了。」陳大郎聽說，慌忙雙膝跪下。婆子去扯他時，被他兩手拿住衣袖，緊緊按定在椅上，動彈不得。口裡說：「我陳商這條性命，都在乾娘身上。你是必思量個妙計，作成我入馬，救我殘生。事成之日，再有白金百兩相酬。若是推阻，即即便是個死。」慌得婆子沒理會處，連聲應道：「是，是！莫要折殺老身，大官人請起，老身有話講。」陳大郎方纔起身，拱手道：「有何妙策，作速見教。」薛婆道：「此事須從容圖之，只要成就，莫論歲月。若是限時限日，老身決難奉命。」陳大郎道：「若果然成就，便退幾日何妨。只是計將支？」薛婆道：「明日不可太早，不可太退，早飯後，相約在汪三朝奉典鋪中相會。大官人可多帶銀兩，只說與老身做買賣，其間自有道理。若是老身這兩隻腳跨進得蔣家門時，便是大官人的造化。大官人便可急回下處，莫在他門首盤桓，被人識破，誤了大事。討得三分機會，老身自來回復。」陳大郎道：「謹依尊命。」唱了個肥喏，欣然開門而去。正是：

未曾減項與劉，先見築壇拜將。

當日無話。到次日，陳大郎穿了一身齊整衣服，取上三四百兩銀子，放在個大皮匣內，喚小郎背著，跟隨到大市街汪家典鋪來。瞧見對門樓窗緊閉，料是婦人不在，便與管典的拱了手，討個木凳兒坐在門前，向東而望。不多時，只見薛婆抱著一個篋絲箱兒來了。陳大郎喚住，問道：「箱內何物？」薛婆道：「珠寶首飾，大官人可用麼？」大郎道：「我正要買。」薛婆進了典鋪，與管典的相見了，叫聲聒噪，便把箱兒打開。內中有十來包珠子，又有幾個小匣兒，都盛著新樣簇花點翠的首飾，奇巧動人，光燦奪目。陳大郎揀幾串極粗極白的珠子，和那些簪珥之類，做一堆兒放著，道：「這些我都要了。」婆子便把眼兒瞅著，說道：「大官人要用時盡用，只怕不肯出這樣大價錢。」陳大郎已自會意，開了皮匣，把這些銀兩白華華的，攤做一臺，高聲的叫道：「有這些銀子，難道買你的貨不起。」此時鄰舍閑漢已自走過七八個人，在鋪前站著看了。婆子道：「老身取笑，豈敢小覷大官人。這銀兩須要仔細，請收過了，只要還得價錢公道便好。」兩下一邊的討價多，一邊的還錢少，差得天高地遠。那討價的一口不移，這裡陳大郎拿著東西，又不放手，又不增添，故意走出屋檐，件件的翻覆認看，言真道假、彈斤估兩的在日光中炫耀。惹得一市人都來觀看，不住聲的有人喝采。婆子亂嚷道：「買便買，不買便罷，只管擔閣人則甚！」陳大郎道：「怎麼不買？」兩個又論了一番價。正是：

只因酬價爭錢口，驚動如花似玉人。

王三巧兒聽得對門喧嚷，不覺移步前樓，推窗偷看。只見珠光閃爍，寶色輝煌，甚是可愛。又見婆子與客人爭價不定，便吩咐丫鬟去喚那婆子，借他東西看看。晴雲領命，走過街去，把薛婆衣袂一扯，道：「我家娘請你。」婆子故意問道：「是誰家？」晴

雲道：「對門蔣家。」婆子把珍珠之類，劈手奪將過來，忙忙的包了，道：「老身沒有許多空閑與你歪纏！」陳大郎道：「再添些賣了罷。」婆子道：「不賣，不賣！像你這樣價錢，老身賣去多時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放入箱兒裡，依先關鎖了，抱著便走。晴雲道：「我替你老人家拿罷。」婆子道：「不消。」頭也不回，逕到對門去了。陳大郎心中暗喜，也收拾銀兩，別了管典的，自回下處。正是：

眼望捷旌旗，耳聽好消息。

晴雲引薛婆上樓，與三巧兒相見了。婆子看那婦人，心下想道：「真天人也！怪不得陳大郎心迷，若我做男子，也要渾了。」當下說道：「老身久聞大娘賢慧，但恨無緣拜識。」三巧兒問道：「你老人家尊姓？」婆子道：「老身姓薛，只在這裡東巷住，與大娘也是個鄰里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你方纔這些東西，如何不賣？」婆子笑道：「若不賣時，老身又拿出來怎的？只笑那下路客人，空自一表人才，不識貨物。」說罷便去開了箱兒，取出幾件簪珥，遞與那婦人看，叫道：「大娘，你道這樣首飾，便工錢也費多少！他們還得忒不像樣，教老身在主人家面前，如何告得許多消乏？」又把幾串珠子提將起來，道：「這般頭號的貨，他們還做夢哩。」三巧兒問了他討價、還價，便道：「真個虧你些兒。」婆子道：「還是大家寶眷，見多識廣，比男子漢眼力到勝十倍。」三巧兒喚丫鬟看茶。婆子道：「不擾茶了。老身有件要緊的事，欲往西街走走，遇著這個客人，纏了多時，正是：『買賣不成，耽誤工程』。這箱兒連鎖放在這裡，權煩大娘收拾。老身暫去，少停就來。」說罷便走。三巧兒叫晴雲送他下樓，出門向西去了。

三巧兒心上愛了這幾件東西，專等婆子到來酬價，一連五日不至。到第六日午後，忽然下一場大雨。雨聲未絕，砰砰的敲門聲響。三巧兒喚丫鬟開看，只見薛婆衣衫半濕，提個破傘進來，口兒道：「晴乾不肯走，直待雨淋頭。」把傘兒放在樓梯邊，走上樓來萬福道：「大娘，前晚失信了。」三巧兒慌忙答禮道：「這幾日在那裡去了？」婆子道：「小女托賴，新添了個外甥。老身去看看，留住了幾日，今早方回。半路上下起雨來，在一個相識人家借得把傘，又是破的，卻不是晦氣！」三巧兒道：「你老人家幾個兒女？」婆子道：「只一個兒子，完婚過了。女兒到有四個，這是我第四個了，嫁與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，就在這北門外開鹽店的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你老人家女兒多，不把來當事了。本鄉本土少什麼一夫一婦的，怎捨得與異鄉人做小？」婆子道：「大娘不知，到是異鄉人有情懷。雖則偏房，他大娘子只在家裡，小女自在店中，呼奴使婢，一般受用。老身每過去時，他當個尊長看待，更不怠慢。如今養了個兒子，愈加好了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也是你老人家造化，嫁得著。」

說罷，恰好晴雲討茶上來，兩個吃了。婆子道：「今日兩天沒事，老身大膽，敢求大娘的首飾一看，看些巧樣兒在肚裡也好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也只是平常生活，你老人家莫笑話。」就取一把鑰匙，開了箱籠，陸續搬出許多釵、鈿、纓絡之類。薛婆看了，誇美不盡，道：「大娘有恁般珍異，把老身這幾件東西，看不在眼了。」三巧兒道：「好說，我正要與你老人家請個實價。」婆子道：「娘子是識貨的，何消老身費嘴。」三巧兒把東西檢過，取出薛婆的篋絲箱兒來，放在桌上，將鑰匙遞與婆子道：「你老人家開了，檢看個明白。」婆子道：「大娘忒精細了。」當下開了箱兒，把東西逐件搬出。三巧兒品評價錢，都不甚遠。婆子並不爭論，歡歡喜喜的道：「恁地，便不枉了人。老身就少賺幾貫錢，也是快活的。」三巧兒道：「只是一件，目下湊不起價錢，只好現奉一半。等待我家官人回來，一並清楚。他也只在這幾日回了。」婆子道：「便遲幾日，也不妨事。只是價錢上相讓多了，銀水要足紋的。」三巧兒道：「這也小事。」便把心愛的幾件首飾及珠子收起，喚晴雲取杯見成酒來，與老人家坐坐。

婆子道：「造次如何好攪擾？」三巧兒道：「時常清閑，難得你老人家到此，作伴扳話。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，時常過來走走。」婆子道：「多謝大娘錯愛，老身家裡當不過嘈雜，像宅上又忒清閑了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你家兒子做甚生意？」婆子道：「也只是接些珠寶客人，每日的討酒討漿，刮的人不耐煩。老身虧殺各宅們走動，在家時少，還好。若只在六尺地上轉，怕不燥死了人。」三巧兒道：「我家與你相近，不耐煩時，就過來閒話。」婆子道：「只不敢頻頻打攪。」三巧兒道：「老人家說那裡話。」只見兩個丫鬟輪番的走動，擺了兩副杯箸、兩碗臘雞、兩碗臘肉、兩碗鮮魚，連果碟素菜共一十六個碗。婆子道：「如何盛設！」三巧兒道：「見成的，休怪怠慢。」說罷，斟酒遞與婆子，婆子將杯回敬，兩下對坐而飲。原來三巧兒酒量儘去得，那婆子又是酒壺酒甕，吃起酒來，一發相投了，只恨會面之晚。那日直吃到傍晚。剛剛雨止，婆子作謝要回。三巧兒又取出大銀鍾來，勸了幾鍾。又陪他吃了晚飯。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再寬坐一時，我將這一半價錢付你去。」婆子道：「天晚了。大娘請自在，不爭這一夜兒，明日卻來領罷。連這篋絲箱兒，老身也不拿去了，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。」三巧兒道：「明日專專望你。」婆子作別下樓，取了破傘，出門去了。正是：

世間只有度婆嘴，哄動多多少少人。

卻說陳大郎在下處呆了幾日，並無音信。見這日天雨，料是婆子在家，拖泥帶水的進城來問個消息，又不相值。自家在酒肆中吃了三杯，用了些點心。又到薛婆門首打聽，只是未回。看看天晚，卻待轉身，只見婆子一臉春色，腳略斜的走入巷來。陳大郎迎著他，作了揖，問道：「所言如何？」婆子搖手道：「尚早。如今方下種，還沒有發芽哩。再隔五六年，開花結果，纔到你口。你莫在此探頭探腦，老娘不是管閑事的。」陳大郎見他醉了，只得轉去。

次日，婆子買了些時新果子、鮮雞、魚、肉之類，喚個廚子安排停當，裝做兩個盒子，又買一甕上好的醞酒，央間壁小二挑了，來到蔣家門首。三巧兒這日不見婆子到來，正教晴雲開門出來探望，恰好相遇。婆子教小二挑在樓下，先打發他去了。晴雲已自報知主母。三巧兒把婆子當個貴客一般，直到樓梯口邊迎他上去。婆子千恩萬謝的福了一回，便道：「今日老身偶有一杯酒，將來與大娘消遣。」三巧兒道：「到要你老人家賠鈔，不當受了。」婆子央兩個丫鬟搬將上來，擺做一桌子。三巧兒道：「你老人家忒迂闊了，恁般大弄起來。」婆子笑道：「小戶人家，備不出甚麼好東西，只當一茶奉獻。」晴雲便去取杯箸，暖雪便吹起水火鍋來。霎時酒暖，婆子道：「今日是老身薄意，還請大娘轉坐客位。」三巧兒道：「雖然相擾，在寒舍豈有此理？」兩下謙讓多時，薛婆只得坐了客席。這是第三次相聚，更覺熟分了。

飲酒中間，婆子問道：「官人出外好多時了，還不回，虧他撇得大娘下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便是，說過一年就轉，不知怎地擔閣了？」婆子道：「依老身說，放下了恁般如花似玉的娘子，便博個堆金積玉也不為罕。」婆子又道：「大凡走江湖的人，把客當家，把家當客。比如我第四個女婿朱八朝奉，有了小女，朝歡暮樂，那裡想家？或三年四年纔回一遍，住不上一兩個月，又來了。家中大娘子替他擔孤受寡，那曉得他外邊之事？」三巧兒道：「我家官人到不是這樣人。」婆子道：「老身只當閒話講，怎敢將天比地？」當日兩個猜謎擲色，吃得酩酊而別。

第三日，同小二來取家火，就領這一半價錢。三巧又留他吃點心。從此以後，把那一半賒錢為由，只做問興哥的消息，不時行走。這婆子俐齒伶牙，能言快語，又半癡不顛的慣與丫鬟們打諢，所以上下都歡喜他。三巧兒一日不見他來，便覺寂寞，叫老人家認了薛婆家裡，早晚常去請他，所以一發來得勤了。世間有四種人惹他不得，引起了頭，再不好絕他。是那四種？游方僧道、乞丐、閒漢、牙婆。上三種人猶可，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，女眷們怕冷靜時，十個九個到要扳他來往。今日薛婆本是個不善之人，一般甜言軟語，三巧兒遂與他成了至交，時刻少他不得。正是：

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陳大郎幾遍討個消息，薛婆只回言尚早。其時五月中旬，天漸炎熱。婆子在三巧兒面前，偶說起家中蝸窄，又是朝西房子，夏月最不相宜，不比這樓上高廠風涼。三巧兒道：「你老人家若撇得家下，到此過夜也好。」婆子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怕官人回來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他就回，料道不是半夜三更。」婆子道：「大娘不嫌蒿惱，老身慣是捏相知的，只今晚就取鋪陳過來，與大娘作伴，何如？」三巧兒道：「鋪陳儘有，也不須拿得。你老人家回覆家裡一聲，索性在此過了一夏家去不好？」婆子真個對家裡兒子媳婦說了，只帶個梳匣兒過來。三巧兒道：「你老人家多事，難道我家油梳子也缺了，你又帶來怎地？」婆子道：「老身一生怕的是同湯洗臉，合具梳頭。大娘怕沒有精緻的梳具，老身如何敢用？其他姐兒們的，老身也怕用得，還是自家帶了便當。只是大娘吩咐在

那一門房安歇？」三巧兒指著牀前一個小小藤榻兒，道：「我預先排下你的臥處了，我兩個親近些，夜間睡不著好講些閒話。」說罷，檢出一頂青紗帳來，教婆子自家掛了，又同吃了一會酒，方纔歇息。兩個丫鬟原在牀前打鋪相伴，因有了婆子，打發他在間壁房裡去睡。

從此為始，婆子日間出去串街做買賣，黑夜便到蔣家歇宿。時常攜壺挈榼的殷勤熱鬧，不一而足。牀榻是丁字樣鋪下的，雖隔著帳子，卻像是一頭同睡。夜間絮絮叨叨，你問我答，凡街坊穢褻之談，無所不至。這婆子或時裝醉詐風起來，到說起自家少年時偷漢的許多情事，去勾動那婦人的春心。害得那婦人嬌滴滴一副嫩臉，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。婆子已知婦人心活，只是那話兒不好啟齒。

光陰迅速，又到七月初七日了，正是三巧兒的生日。婆子清早備下兩盒禮，與他做生。三巧兒稱謝了，留他吃麵。婆子道：「老身今日有些窮忙，晚上來陪大娘，看牛郎織女做親。」說罷自去了。

下得階頭不幾步，正遇著陳大郎。路上不好講話，隨到個僻靜巷裡。陳大郎攢著兩眉，埋怨婆子道：「乾娘，你好慢心腸！春去夏來，如今又立過秋了。你今日也說尚早，明日也說尚早，卻不知我度日如年。再延捱幾日，他丈夫回來，此事便付東流，卻不活活的害死我也！陰司去少不得與你索命。」婆子道：「你且莫喚急，老身正要相請，來得恰好。事成不成，只在今晚，須是依我而行。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全要輕輕悄悄，莫帶累人。」陳大郎點頭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事成之後，定當厚報。」說罷，欣然而去。正是：

排成竊玉偷香陣，費盡攜雲握雨心。

卻說薛婆約定陳大郎這晚成事。午後細雨微茫，到晚卻沒有星月。婆子黑暗裡引著陳大郎埋伏在左近，自己卻去敲門。晴雲點個紙燈兒，開門出來。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摸，說道：「失落了一條臨清汗巾兒。姐姐，勞你大家尋一尋。」哄得晴雲便把燈向街上照去。這裡婆子捉個空，招著陳大郎一溜溜進門來，先引他在樓梯背後空處伏著。婆子便叫道：「有了，不要尋了。」晴雲道：「恰好火也沒了，我再去點個來照你。」婆子道：「走熟的路，不消用火。」兩個黑暗裡關了門，摸上樓來。三巧兒問道：「你沒了什麼東西？」婆子袖裡扯出個小帕兒來，道：「就是這個冤家，雖然不值甚錢，是一個北京客人送我的，卻不道：『禮輕人意重。』」三巧兒取笑道：「莫非是你老相交送的表記？」婆子笑道：「也差不多。」當夜兩個耍笑飲酒。婆子道：「酒肴盡多，何不把些賞廚下男女？也教他鬧轟轟，像個節夜。」三巧兒真個把四碗菜，兩壺酒，吩咐丫鬟，拿下樓去。那兩個婆娘，一個漢子，吃了一回，各去歇息，不題。再說婆子飲酒中間問道：「官人如何還不回家？」三巧兒道：「便是算來一年半了。」婆子道：「牛郎織女，也是一年一會，你比他到多隔了半年。常言道一品官，二品客。做客的那一處沒有風花雪月？只苦了家中娘子。」三巧兒嘆了口氣，低頭不語。婆子道：「是老身多嘴了。今夜牛女佳期，只該飲酒作樂，不該說傷情話兒。」說罷，便斟酒去勸那婦人。約莫半酣，婆子又把酒去勸兩個丫鬟，說道：「這是牛郎織女的喜酒，勸你多吃幾杯，後日嫁個恩愛的老公，寸步不離。」兩個丫鬟被纏不過，勉強吃了，各不勝酒力，東倒西歪。三巧兒吩咐關了樓門，發放他先睡。他兩個自在吃酒。

婆子一頭吃，口裡不住的說囉說早，道：「大娘幾歲上嫁的？」三巧兒道：「十七歲。」婆子道：「破得身遲，還不吃虧；我是十三歲上就破了身。」三巧兒道：「嫁得恁般早？」婆子道：「論起嫁，到是十八歲了。不瞞大娘說，因是在間壁人家學針指，被他家小官人調誘，一時間貪他生得俊俏，就應承與他偷了。初時好不疼痛，兩三遍後，就曉得快活。大娘你可也是這般麼？」三巧兒只是笑。婆子又道：「那話兒到是不曉得滋味的倒好，嘗過的便丟不下，心坎裡時時發癢。日裡還好，夜間好難過哩。」三巧兒道：「想你在娘家時閱人多矣，虧你怎生充得黃花女兒嫁去？」婆子道：「我的老娘也曉得些影像，生怕出醜，教我一個童女方，用石榴皮、生薑兩味煎湯，洗過那東西就痲緊了。我只做張做勢的叫疼，就遮過了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你做女兒時，夜間也少不得獨睡。」婆子道：「還記得在娘家時節，哥哥出外，我與嫂嫂一頭同睡，兩下輪番在肚子上學男子漢的行事。」三巧兒道：「兩個女人做對，有甚好處？」婆子走過三巧兒那邊，挨肩坐了，說道：「大娘，你不知，只要大家知音，一般有趣，也撒得火。」三巧兒舉手把婆子肩胛上打一下，說道：「我不信，你說謊。」婆子見他慾心已動，有心去挑撥他，又道：「老身今年五十二歲了，夜間常癡性發作，打熬不過，虧得你少年老成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你老人家打熬不過，終不然還去打漢子？」婆子道：「敗花枯柳，如今那個要我？不瞞大娘說，我也有個自取其樂，救急的法兒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你說謊，又是甚麼法兒？」婆子道：「少停到牀上睡了，與你細講。」

說罷，只見一個飛蛾在燈上旋轉，婆子便把扇來一撲，故意撲滅了燈，叫聲：「阿呀！老身自去點個燈來。」便去開樓門。陳大郎已自走上樓梯，伏在門邊多時了。——都是婆子預先設下的圈套。婆子道：「忘帶個取燈兒去了。」又走轉來，便引著陳大郎到自己榻上伏著。婆子下樓去了一回，復上來道：「夜深了，廚下火種都熄了，怎麼處？」三巧兒道：「我點燈睡慣了，黑魃魃地，好不怕人！」婆子道：「老身伴你一牀睡何如？」三巧兒正要問他救急的法兒，應道：「甚好。」婆子道：「大娘，你先上牀，我關了門就來。」三巧兒先脫了衣服，牀上去了，叫道：「你老人家快睡罷。」婆子應道：「就來了。」卻在榻上拖陳大郎上來，赤條條的攬在三巧兒牀上去。三巧兒摸著身子，道：「你老人家許多年紀，身上恁般光滑！」那人並不回言，鑽進被裡就捧著婦人做嘴，婦人還認是婆子，雙手相抱。那人驀地騰身而上，就幹起事來。那婦人一則多了盃酒，醉眼朦朧；二則被婆子挑撥，春心飄蕩，到此不暇致詳，憑他輕薄。

一個是閨中懷春的少婦，一個是客邸慕色的才郎。一個打熬許久，如文君初遇相如；一個盼望多時，如必正初諧陳女。分明久旱逢甘雨，勝過他鄉遇故知。

陳大郎是走過風月場的人，顛鸞倒鳳，曲盡其趣，弄得婦人魂不附體。雲雨畢後，三巧兒方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陳大郎把樓下相逢，如此相慕，如此苦央薛婆用計，細細說了：「今番得遂平生，便死瞑目。」婆子走到牀間，說道：「不是老身大膽，一來可憐大娘青春獨宿，二來要救陳郎性命。你兩個也是宿世姻緣，非干老身之事。」三巧兒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萬一我丈夫知覺，怎麼好？」婆子道：「此事你知我知，只買定了晴雲、暖雪兩個丫頭，不許他多嘴，再有誰人漏洩？在老身身上，管成你夜夜歡娛，一些事也沒有。只是日後不要忘記了老身。」三巧兒到此，也顧不得許多了，兩個又狂蕩起來，直到五更鼓絕，天色將明，兩個兀自捨不捨。婆子催促陳大郎起身，送他出門去了。

自此無夜不會，或是婆子同來，或是漢子自來。兩個丫鬟被婆子把甜話兒哄他，又把利害話兒嚇他，又教主母賞他幾件衣服，漢子到時，不時把些零碎銀子賞他們買果兒吃，騙得歡歡喜喜，已自做了一路。夜來明去，一出一入，都是兩個丫鬟迎送，全無阻隔。真個是你貪我愛，如膠似漆，勝如夫婦一般。陳大郎有心要結識這婦人，不時的製辦好衣服、好首飾送他，又替他還了欠下婆子的一半價錢。又將一百兩銀子謝了婆子。往來半年有餘，這漢子約有千金之費。三巧兒也有三十多兩銀子東西，送那婆子。婆子只為圖這些不義之財，所以肯做牽頭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古人云：「天下無不散的筵席。」

纔過十五元宵夜，又是清明三月天。

陳大郎思想蹉跎了多時生意，要得還鄉。夜來與婦人說知，兩下恩深義重，各不相捨。婦人到情願收拾了些細軟，跟隨漢子逃走，去做長久夫妻。陳大郎道：「使不得。我們相交始末，都在薛婆肚裡。就是主人家呂公，見我每夜進城，難道沒有些疑惑？況客船上人多，瞞得那個？兩個丫鬟又帶去不得。你丈夫回來，跟究出情由，怎肯干休？娘子權且耐心，到明年此時，我到此覓個僻靜下處，悄悄通個信兒與你，那時兩口兒同走，神鬼不覺，卻不安穩？」婦人道：「萬一你明年不來，如何？」陳大郎就設起誓來。婦人道：「既然你有真心，奴家也決不相負。你若到了家鄉，倘有便人，托他捎個書信到薛婆處，也教奴家放意。」陳大郎道：「我自用心，不消吩咐。」

又過幾日，陳大郎雇下船隻，裝載糧食完備，又來與婦人作別。這一夜倍加眷戀，兩下說一會，哭一會，又狂蕩一會，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。到五更起身，婦人便去開箱，取出一件寶貝，叫做「珍珠衫」，遞與陳大郎道：「這件衫兒，是蔣門祖傳之物，暑天若穿了他，清涼透骨。此去天道漸熱，正用得著。奴家把與你做個記念，穿了此衫，就如奴家貼體一般。」陳大郎哭得出聲不得，軟做一堆。婦人就把衫兒親手與漢子穿下，叫丫鬟開了門戶，親自送他出門，再三珍重而別。詩曰：

昔年含淚別夫郎，今日悲啼送所歡。
堪恨婦人多水性，招來野鳥勝文鸞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陳大郎有了這珍珠衫兒，每日貼體穿著，便夜間脫下，也放在被窩中同睡，寸步不離。一路遇了順風，不兩月行到蘇州府楓橋地面。那楓橋是柴米牙行聚處，少不得投個主家脫貨，不在話下。忽一日，赴個同鄉人的酒席。席上遇個襄陽客人，生得風流標致。那人非別，正是蔣興哥。原來興哥在廣東販了些珍珠、玳瑁、蘇木、沉香之類，搭伴起身。那夥同伴商量，都要到蘇州發賣。興哥久聞得「上說天堂，下說蘇杭」，好個大馬頭所在，有心要去走一遍，做這一回買賣，方纔回去。還是去年十月中到蘇州的。因是隱姓為商，都稱為羅小官人，所以陳大郎更不疑惑。他兩個萍水相逢，年相若，貌相似，談吐應對之間，彼此敬慕。即席問問了處，互相拜望，兩下遂成知己，不時會面。

興哥討完了客帳，欲待起身，走到陳大郎寓所作別。大郎置酒相待，促膝談心，甚是款洽。此時五月下旬，天氣炎熱。兩個解衣飲酒，陳大郎露出珍珠衫來。興哥心中駭異，又不好認他的，只誇獎此衫之美。陳大郎待了相和，便問道：「貴縣大市街有個蔣興哥家，羅兄可認得否？」興哥到也乖巧，回道：「在下出外日多，里中雖曉得有這個人，並不相認。陳兄為何問他？」陳大郎道：「不瞞兄長說，小弟與他有些瓜葛。」便把三巧兒相好之情，告訴了一遍。扯著衫兒看了，眼淚汪汪道：「此衫是他所贈。兄長此去，小弟有封書信，奉煩一寄，明日侵早送到貴寓。」興哥口裡答應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」心下沉吟：「有這等異事！現在珍珠衫為證，不是個虛話了。」當下如針刺肚，推故不飲，急急起身別去。回到下處，想了又惱，惱了又想，恨不得學個縮地法兒，頃刻到家。連夜收拾，次早便上船要行。

只見岸上一個人氣吁吁的趕來，卻是陳大郎。親把書信一大包，遞與興哥，叮囑千萬寄去。氣得興哥面如土色，說不得，話不得，死不得，活不得。只等陳大郎去後，把書看時，面上寫道：「此書煩寄大市街東巷薛媽媽家。」興哥性起，一手扯開，卻是八尺多長一條桃紅縐紗汗巾。又有個紙糊長匣兒，內有羊脂玉鳳頭簪一根。書上寫道：「微物二件，煩乾娘轉寄心愛娘子三巧兒親收，聊表記念。相會之期，准在來春。珍重，珍重。」興哥大怒，把書扯得粉碎，撇在河中；提起玉簪在船板上一擲，折做兩段。一念想起道：「我好糊塗！何不自留此做個證見也好。」便撿起簪兒和汗巾，做一包收拾，催促開船。

急急的趕到家鄉，望見了自家門首，不覺墮下淚來。想起：「當初夫妻何等恩愛，只為我貪著蠅頭微利，撇他少年守寡，弄出這場醜來，如今悔之何及！」在路上性急，巴不得趕回。及至到了，心中又苦又恨，行一步，懶一步。進得自家門裡，少不得忍住了氣，勉強相見。興哥並無言語，三巧兒自己心虛，覺得滿臉慚愧，不敢殷勤上前扳話。興哥搬完了行李，只說去看看丈人丈母，依舊到船上住了一晚。

次早回家，向三巧兒說道：「你的爹娘同時害病，勢甚危篤。昨晚我只得住下，看了他一夜。他心中只牽掛著你，欲見一面。我已雇下轎子在門首，你可作速回去，我也隨後就來。」三巧兒見丈夫一夜不回，心裡正在疑慮；聞說爹娘有病，卻認真了，如何不慌？慌忙把箱籠上匙鑰遞與丈夫，喚個婆娘跟了，上轎而去。興哥叫住了婆娘，向袖中摸出一封書來，吩咐他送與王公：「送過書，你便隨轎回來。」

卻說三巧兒回家，見爹娘雙雙無恙，吃了一驚。王公見女兒不接而回，也自駭然。在婆子手中接書，拆開看時，卻是休書一紙。上寫道：

「立休書人蔣德，係襄陽府襄陽縣人。從幼憑媒聘定王氏為妻。豈期過門之後，本婦多有過失，正合七出之條。因念夫妻之情，不忍明言，情願還退本宗，聽憑改嫁，並無異言。休書是實。 成化二年 月 日 手掌為記。」

書中又包著一條桃紅汗巾，一枝打折的羊脂玉鳳頭簪。王公看了，大驚，叫過女兒問其緣故。三巧兒聽說丈夫把他休了，一言不發，啼哭起來。王公氣忿忿的一逕跟到女婿家來。蔣興哥連忙上前作揖，王公回禮，便問道：「賢婿，我女兒是清清白白嫁到你家的，如今有何過失，你便把他休了？須還我個明白。」蔣興哥道：「小婿不好說得，但問令愛便知。」王公道：「他只是啼哭，不肯開口，教我肚裡好悶！小女從幼聰慧，料不到得犯了淫盜。若是小小過失，你可也看老漢薄面，恕了他罷。你兩個是七八歲上定下的夫妻，完婚後並不曾爭論一遍兩遍，且是和順。你如今做客纔回，又不曾住過三朝五日，有什麼破綻落在你眼裡？你直如此狠毒，也被人笑話，說你無情無義。」蔣興哥道：「丈人在上，小婿也不敢多講。家下有祖遺下珍珠衫一件，是令愛收藏，只問他如今在否。若在時，半字休題；若不在，只索休怪了。」王公忙轉身回家，問女兒道：「你丈夫只問你討什麼珍珠衫，你端的拿與何人去了？」那婦人聽得說著了他緊要的關目，羞得滿臉通紅，開不得口，一發號啕大哭起來，慌得王公沒做理會處。王婆勸道：「你不要只管啼哭，實實的說個真情與爹媽知道，也好與你分割。」婦人那裡肯說，悲悲咽咽，哭一個不住。王公只得把休書和汗巾簪子，都付與王婆，教他慢慢的偃著女兒，問他個明白。

王公心中納悶，走在鄰家閒話去了。王婆見女兒哭得兩眼赤腫，生怕苦壞了他，安慰了幾句言語，走向廚房下去暖酒，要與女兒消愁。三巧兒在房中獨坐，想著珍珠衫洩漏的緣故，好生難解！這汗巾簪子，又不知那裡來的。沉吟了半晌道：「我曉得了：這折簪是鏡破釵分之意，這條汗巾，分明教我懸梁自盡。他念夫妻之情，不忍明言，是要全我的廉恥。可憐四年恩愛，一旦決絕，是我做的不是，負了丈夫恩情。便活在人間，料沒有個好日子，不如縊死，到得乾淨。」說罷，又哭了一回，把個坐兀子填高，將汗巾兜在梁上，正欲自縊。也是壽數未絕，不曾關上房門。恰好王婆暖得一壺好酒走進房來，見女兒安排這事，急得他手忙腳亂，不放酒壺，便上前去拖拽。不期一腳踢翻坐兀子，娘兒兩個跌做一團，酒壺都潑翻了。王婆爬起來，扶起女兒，說道：「你好短見！二十多歲的人，一朵花還沒有開足，怎做這沒下梢的事？莫說你丈夫還有回心轉意的日子，便真個休了，恁般容貌，怕沒人要你？少不得別選良姻，圖個下半世受用。你且放心過日子去，休得愁悶。」王公回家，知道女兒尋死，也勸了他一番，又囑咐王婆用心提防。過了數日，三巧兒沒奈何，也放下了念頭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

再說蔣興哥把兩條索子，將晴雲、暖雪捆縛起來，拷問情由。那丫頭初時抵賴，吃打不過，只得從頭至尾，細細招將出來，已知都是薛婆勾引，不干他人之事。到明朝，興哥領了一夥人，趕到薛婆家裡，打得他雪片相似，只饒他拆了房子。薛婆情知自己不是，躲過一邊，並沒一人敢出頭說話。興哥見他如此，也出了這口氣。回去喚個牙婆，將兩個丫頭都賣了。樓上細軟箱籠，大小共十六隻，寫三十二條封皮，打叉封了，更不開動。這是甚意兒？只因興哥夫婦，本是十二分相愛的。雖則一時休了，心中好生痛切。見物思人，何忍開看？

話分兩頭說。卻說南京有個吳傑進士，除授廣東潮陽縣知縣，水路上任，打從襄陽經過。不曾帶家小，有心要擇一美妾。一路看了多少女子，並不中意。聞得襄陽縣王公之女，大有顏色，一縣聞名。出五十金財禮，央媒議親。王公到也樂從，只怕前婿有言，親到蔣家，與興哥說知。興哥並不阻當。臨嫁之夜，興哥顧了人夫，將樓上十六個箱籠，原封不動，連匙鑰送到吳知縣船上，交割與三巧兒，當個陪嫁。婦人心中到過意不去。旁人曉得這事，也有誇興哥做人忠厚的，也有笑他癡騷的，還有罵他沒志氣的：正是人心不同。

閒話休題。再說陳大郎在蘇州脫貨完了，回到新安，一心只想著三巧兒。朝暮看了這件珍珠衫，長吁短嘆。老婆平氏心知這衫兒來得蹊蹺，等丈夫睡著，悄悄的偷去，藏在天花板上。陳大郎早起要穿時，不見了衫兒，與老婆取討。平氏那裡肯認。急得陳大

郎性發，傾箱倒篋的尋個遍，只是不見，便破口罵老婆起來。惹得老婆啼啼哭哭，與他爭嚷。鬧吵了兩三日，陳大郎情懷撩亂，忙忙的收拾銀兩，帶個小郎，再望襄陽舊路而進。

將近襄陽，不期遇了一夥大盜，將本錢盡皆劫去，小郎也被他殺了。陳商眼快，走向船梢舵上伏著，幸免殘生。思想還鄉不得，且到舊寓住下，待會了三巧兒，與他借些東西，再圖恢復。嘆了一口氣，只得離船上岸。

走到襄陽城外主人呂公家，告訴其事，又道：「如今要央賣珠子的薛婆，與一個相識人家借些本錢營運。」呂公道：「大郎不知，那婆子為勾引蔣興哥的渾家，做了些醜事。去年興哥回來，問渾家討什麼『珍珠衫』，原來渾家贈與情人去了，無言回答。興哥當時休了渾家回去，如今轉嫁與南京吳進士做第二房夫人了。那婆子被蔣家打得個片瓦不留，婆子安身不牢，也搬在隔縣去了。」

陳大郎聽得這話，好似一桶冷水沒頭淋下，這一驚非小。當夜發寒發熱，害起病來。這病又是鬱症，又是相思症，也帶些怯症，又有些驚症，牀上臥了兩個多月，翻翻覆覆只是不愈。連累主人家小廝，伏侍得不耐煩。陳大郎心上不安，打熬起精神，寫成家書一封。請主人來商議，要覓個便人捎信往家中，取些盤纏，就要個親人來看觀同回。這幾句正中了主人之意，恰好有個相識的承差，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寧一路，水陸驛遞，極是快的。呂公接了陳大郎書札，又替他應出五錢銀子，送與承差，央他乘便寄去。果然的「自行由得我，官差急如火」，不勾幾日，到了新安縣。問著陳商家裡，送了家書，那承差飛馬去了。正是：

只為千金書信，又成一段姻緣。

話說平氏拆開家信，果是丈夫筆跡，寫道：

「陳商再拜，賢妻平氏見字：別後襄陽遇盜，劫資殺僕。某受驚患病，見臥舊寓呂家，兩月不愈。字到可央一的當親人，多帶盤纏，速來看視。伏枕草草。」

平氏看了，半信半疑，想道：「前番回家，虧折了千金貲本。據這件珍珠衫，一定是邪路上來的。今番又推被盜，多討盤纏，怕是假話。」又想道：「他要個的當親人，速來看視，必然病勢利害。這話是真，也未可知。如今央誰人去好？」左思右想，放心不下。與父親平老朝奉商議。收拾起細軟家私，帶了陳旺夫婦，就請父親作伴，雇個船隻，親往襄陽看丈夫去。到得京口，平老朝奉痰火病發，央人送回去了。平氏引著男女，上水前進。

不一日，來到襄陽城外，問著了舊主人呂家。原來十日前，陳大郎已故了。呂公賠些錢鈔，將就入殮。平氏哭倒在地，良久方醒。慌忙換了孝服，再三向呂公說，欲待開棺一見，另買副好棺材，重新殮過。呂公執意不肯。平氏沒奈何，只得買木做個外棺包裹，請僧做法事超度，多焚冥資。呂公已自索了他二十兩銀子謝儀，隨他鬧吵，並不言語。

過了一月有餘，平氏要選個好日子，扶柩而回。呂公見這婦人年少姿色，料是守寡不終，又且囊中有物，思想兒子呂二，還沒有親事，何不留住了他，完其好事，可不兩便？呂公買酒請了陳旺，央他老婆委曲進言，許以厚謝。陳旺的老婆是個蠢貨，那曉得什麼委曲？不顧高低，一直的對主母說了。平氏大怒，把他罵了一頓，連打幾個耳光子，連主人家也數落了幾句。呂公一場沒趣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正是：

羊肉饅頭沒的吃，空教惹得一身騷。

呂公便去攙掇陳旺逃走。陳旺也思量沒甚好處了，與老婆商議，教他做腳，裡應外合，把銀兩首飾，偷得罄盡，兩口兒連夜走了。呂公明知其情，反埋怨平氏道：「不該帶這樣歹人出來，幸而偷了自家主母的東西，若偷了別家的，可不連累人！」又嫌這靈柩礙他生理，教他快些擡去。又道後生寡婦，在此住居不便，催促他起身。平氏被逼不過，只得別賃下一間房子住了。雇人把靈柩移來，安頓在內。這淒涼景象，自不必說。

間壁有個張七嫂，為人甚是活動。聽得平氏啼哭，時常走來勸解。平氏又時常央他典賣幾件衣服用度，極感其意。不勾幾月，衣服都典盡了。從小學得一手好針線，思量要到個大戶人家，教習女紅度日，再作區處。正與張七嫂商量這話，張七嫂道：「老身不好說得，這大戶人家，不是你少年人走動的。死的沒福自死了，活的還要做人。你後面日子正長哩。終不然做針線娘了得你下半世？況且名聲不好，被人看得輕了。還有一件，這個靈柩如何處置，也是你身上一件大事。便出賃房錢，終久是不了之局。」平氏道：「奴家也都慮到，只是無計可施了。」張七嫂道：「老身到有一策，娘子莫怪我說。你千里離鄉，一身孤寡，手中又無半錢，想要搬這靈柩回去，多是虛了。莫說你衣食不周，到底難守；便多守得幾時，亦有何益？依老身愚見，莫若趁此青年美貌，尋個好對頭，一夫一婦的，隨了他去。得些財禮，就買塊土來葬了丈夫，你的終身又有所托，可不生死無憾？」平氏見他說得近理，沉吟了一會，嘆口氣道：「罷，罷，奴家賣身葬夫，旁人也笑我不得。」張七嫂道：「娘子若定了主意時，老身現有個主兒在此。年紀與娘子相近，人物齊整，又是大富之家。」平氏道：「他既是富家，怕不要二婚的。」張七嫂道：「他也是續弦了，原對老身說：不拘頭婚二婚，只要人才出眾。似娘子這般丰姿，怕不中意？」原來張七嫂曾受蔣興哥之托，央他訪一頭好親。因是前妻三巧兒出色標致，所以如今只要訪個美貌的。那平氏容貌，雖不及得三巧兒，論起手腳伶俐，胸中涇渭，又勝似他。

張七嫂次日就進城，與蔣興哥說了。興哥聞得是下路人，愈加歡喜。這裡平氏分文財禮不要，只要買塊好地殯葬丈夫要緊。張七嫂往來回復了幾次，兩相依允。

話休煩絮。卻說平氏送了丈夫靈柩入土，祭奠畢了，大哭一場，免不得起靈除孝。臨期，蔣家送衣飾過來，又將他典下的衣服都贖回了。成親之夜，一般大吹大擂，洞房花燭。正是：

規矩熟閑雖舊事，恩情美滿勝新婚。

蔣興哥見平氏舉止端莊，甚相敬重。一日，從外而來，平氏正在打疊衣箱，內有珍珠衫一件。興哥認得了，大驚，問道：「此衫從何而來？」平氏道：「這衫兒來得蹊蹺。」便把前夫如此張緻，夫妻如此爭嚷，如此賭氣分別，述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前日艱難時，幾番欲把他典賣。只愁來歷不明，怕惹出是非，不敢露人眼目。連奴家至今，不知這物事那裡來的。」興哥道：「你前夫陳大郎名字，可叫做陳商？可是白淨面皮，沒有鬚，左手長指甲的麼？」平氏道：「正是。」蔣興哥把舌頭一伸，合掌對天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天理昭彰，好怕人也！」平氏問其緣故，蔣興哥道：「這件珍珠衫，原是我家舊物。你丈夫奸騙了我的妻子，得此衫為表記。我在蘇州相會，見了此衫，始知其情，回來把王氏休了。誰知你丈夫客死，我今續弦，但聞是徽州陳客之妻，誰知就是陳商！卻不是一報還一報！」平氏聽罷，毛骨悚然。從此恩情愈篤。這纔是「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」的正話。詩曰：

天理昭昭不可欺，兩妻交易孰便宜？

分明欠債償他利，百歲姻緣暫換時。

興哥有了管家娘子，一年之後，又往廣東做買賣。也是合當有事。一日到合浦縣販珠，價都講定，主人家老兒只揀一粒絕大的偷過了，再不承認。興哥不忿，一把扯他袖子要搜。何期去得勢重，將老兒拖翻在地，跌下便不做聲。忙去扶時，氣已斷了。兒女親鄰，哭的哭，叫的叫，一陣的簇擁將來，把興哥捉住。不由分說，痛打一頓，關在空房裡。連夜寫了狀詞，只等天明，縣主早堂，連人進狀。縣主准了，因這日有公事，吩咐把凶身鎖押，次日候審。

你道這縣是誰？姓吳名傑，南畿進士，正是三巧兒的晚老公。初選原在潮陽，上司因見他清廉，調在這合浦縣採珠的所在做官。是夜，吳傑在燈下將准過的狀詞細閱。三巧兒正在旁邊閑看，偶見宋福所告人命一詞，凶身羅德，襄陽縣客人，不是蔣興哥是誰？想起舊日恩情，不覺痛酸，哭告丈夫道：「這羅德是賤妾的親哥，出嗣在母舅羅家的。不期客邊，犯此大辟。官人可看妾之面，救他一命還鄉。」縣主道：「且看臨審如何。若人命果真，教我也難寬宥。」三巧兒兩眼含淚，跪下苦苦哀求。縣主道：「你且莫忙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明早出堂，三巧兒又扯住縣主衣袖哭道：「若哥哥無救，賤妾亦當自盡，不能相見了。」

當日縣主升堂，第一就問這起。只見宋福、宋壽弟兄兩個，哭啼啼的與父親執命，稟道：「因爭珠懷恨，登時打悶，仆地身

死。望爺爺做主。」縣主問眾干證口詞，也有說打倒的，也有說推跌的。蔣興哥辯道：「他父親偷了小人的珠子，小人不忿，與他爭論。他因年老腳蹇，自家跌死，不干小人之事。」縣主問宋福道：「你父親幾歲了？」宋福道：「六十七歲了。」縣主道：「老年人容易昏絕，未必是打。」宋福、宋壽堅執是打死的。縣主道：「有傷無傷，須憑檢驗。既說打死，將屍發在漏澤園去，候晚堂聽檢。」原來宋家也是個大戶，有體面的，老兒曾當過里長，兒子怎肯把父親在屍場剔骨？兩個雙雙叩頭道：「父親死狀，眾目共見，只求爺爺到小人家裡相驗，不願發檢。」縣主道：「若不見貼骨傷痕，凶身怎肯伏罪？沒有屍格，如何申得上司過？」弟兄兩個只是求告。縣主發怒道：「你既不願檢，我也難問。」慌的他弟兄兩個連連叩頭道：「但憑爺爺明斷。」縣主道：「望七之人，死是本等。倘或不因打死，屈害了一個平人，反增死者罪過。就是你做兒子的，巴得父親到許多年紀，又把個不得善終的惡名與他，心中何忍？但打死是假，推仆是真，若不重罰羅德，也難出你的氣。我如今教他披麻戴孝，與親兒一般行禮；一應殯殮之費，都要他支持。你可服麼？」弟兄兩個道：「爺爺吩咐，小人敢不遵依。」興哥見縣主不用刑罰，斷得乾淨，喜出望外。當下原、被告都叩頭稱謝。縣主道：「我也不寫審單，著差人押出，待事完回話，把原詞與你銷訖便了。」正是：

公堂造業真容易，要積陰功亦不難。

試看今朝吳大尹，解冤釋罪兩家歡。

卻說三巧兒自丈夫出堂之後，如坐針氈。一聞得退衙，便迎住問個消息。縣主道：「我如此如此斷了，看你之面，一板也不曾責他。」三巧兒千恩萬謝，又道：「妾與哥哥久別，渴思一會，問取爹娘消息。官人如何做個方便，使妾兄妹相見，此恩不小。」縣主道：「這也容易。」看官們，你道三巧兒被蔣興哥休了，恩斷義絕，如何恁地用情？他夫婦原是十分恩愛的，因三巧兒做下不是，興哥不得已而休之，心中兀自不忍；所以改嫁之夜，把十六隻箱籠，完完全全的贈他。只這一件，三巧兒的心腸，也不容不軟了。今日他身處富貴，見興哥落難，如何不救？這叫做知恩報恩。

再說蔣興哥遵了縣主所斷，著實小心盡禮，更不惜費，宋家弟兄都沒話了。喪葬事畢，差人押到縣中回覆。縣主喚進私衙賜坐，說道：「尊舅這場官司，若非令妹再三哀懇，下官幾乎得罪了。」興哥不解其故，回答不出。少停茶罷，縣主請入內書房，教小夫人出來相見。你道這番意外相逢，不像個夢景麼？他兩個也不行禮，也不講話，緊緊的你我相抱，放聲大哭。就是哭爹哭娘，從沒見這般哀慘。連縣主在旁，好生不忍，便道：「你兩人且莫悲傷，我看你不像哥妹，快說真情，下官有處。」兩個哭得半休不休的，那個肯說？卻被縣主盤問不過。三巧兒只得跪下，說道：「賤妾罪當萬死，此人乃妾之前夫也。」蔣興哥料瞞不得，也跪下來，將從前恩愛，及休妻再嫁之事，一一訴知。說罷，兩人又哭做一團，連吳知縣也墮淚不止，道：「你兩人如此相戀，下官何忍拆開。幸然在此三年，不曾生育，即刻領去完聚。」兩個插燭也似拜謝。

縣主即忙討個小轎，送三巧兒出衙；又喚集人夫，把原來陪嫁的十六個箱籠抬去，都教興哥收領；又差典吏一員，護送他夫婦出境。此乃吳知縣之厚德。正是：

珠還合浦重生采，劍合豐城倍有神。

堪羨吳公存厚道，貪財好色竟何人？

此人向來艱子，後行取到吏部，在北京納寵，連生三子，科第不絕，人都說陰德之報，這是後話。

再說蔣興哥帶了三巧兒回家，與平氏相見。論起初婚，王氏在前；只因休了一番，這平氏到是明媒正娶，又且平氏年長一歲，讓平氏為正房，王氏反做偏房，兩個姊妹相稱。從此一夫二婦，團圓到老。有詩為證：

恩愛夫妻雖到頭，妻還作妾亦堪羞。

殃祥果報無虛謬，咫尺青天莫遠求。